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抱朴子内篇卷四

詳校官主事臣陳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一百十一 子部

抱朴子内篇卷四

晉 葛洪 撰

登涉第十七

或問登山之道抱朴子曰凡為道合藥及避亂隱居者莫不入山然不知入山法者多遇禍害故諺有之曰太華之下白骨狼籍皆謂偏知一事不能博備雖有求生之志而反强死也山無大小皆有神靈山大則神大山

小即小也入山而無術必有患害或被疾病及傷刺及驚怖不安或見光影或聞異聲或令大木不風而自摧折岩無故而自墮落打擊煞人或令人迷惑狂走墮落坑谷或令人遭虎狼毒虫犯人不可輕入山也當以三月九月此是山開月又當擇其月中吉日佳時若事久不得徐徐須此月者但可選日時耳凡人入山皆當先齋潔七日不經污穢帶昇山符出門作周身三五法又五岳有受殃之歲如九州之地更有衰盛受飛符煞炁

則其地君長不可作也按州公城名録天下分野災之所及可避不可禳居宅亦然山岳皆爾也又大忌不可以甲乙寅卯之歲正月二月入東岳不以丙丁巳午之歲四月五月入南岳不以庚辛申酉之歲七月八月入西岳不以戊巳之歲四季之月入中岳不以壬癸亥子之歲十月十一月入北岳不須入太華霍山恒山太山嵩高山乃忌此歲其岳之方面皆同禁也又萬物之老者其精悉能假託人形以眩惑人目而常試人唯不能

於鏡中易其真形耳是以古之入山道士皆以明鏡九寸已上懸於背後則老魅不敢近人或有來試人者則當顧視鏡中其是僊人及山中好神者顧鏡中故如人形若是鳥獸邪魅則其形貎皆見鏡中矣又老魅若來其去必却行行可轉鏡對之其後而視之若是老魅者必無踵也其有踵者則山神也昔張蓋一作盍蹹及偶高一作豪成二人並精思於雲臺山石室中忽有一人著黄練單衣葛巾往到其前曰勞乎道士乃辛苦幽隱於是

二人顧視鏡中乃是鹿也因問之曰汝是山中老鹿何敢詐為人形言未絶而來人即成鹿而走去林慮山下有一亭其中有鬼每有宿者或死或病常夜有數十人衣色或黄或白或黒或男或女後郄一作邪伯夷嘗過之宿明燈燭而坐誦經夜半有十餘人來與伯夷對坐自共樗蒲博戲伯夷密以鏡照之乃是羣犬也伯夷乃執燭起佯誤以燭爐爇其衣乃作燋毛氣伯夷懐小刀因捉一人而刺之初作人聲死而成犬餘犬悉走於是遂

絶乃鏡之力也上士入山持三皇内文及五岳真形圖所在召山神及按鬼錄召州社及山卿宅尉問之則木石之怪山川之精不敢來試人其次即立七十二精鎮符以制百邪之章及朱官即印包元十二印封所住之四方亦百邪不敢近之也其次執八歳威之節佩老子玉策則山神可使豈敢為害乎余聞鄭君之言如此實復不能具知其事也余師常告門人曰夫人求道如憂家之貧如愁位之卑者豈有不得耶但患志之不篤務

近忘遠聞之則悅倔倔前席未久則忽然若遺毫釐之益未固而丘山之損不已亦安得窮至言之微妙成罔極之峻崇乎抱朴子曰入山之大忌正月午二月亥三月申四月戌五月未一作戌六月卯七月甲子八月申子九月寅十月辰未十一月巳丑十二月寅入山良日甲子甲寅乙亥巳巳乙卯丙戌丙午丙辰以上日大吉抱朴子曰按九天秘記及太乙遁甲云入山大月忌三日十一日十五日十八日二十四日二十六日三十日小

月忌一日五日十三日十六日二十六日二十八日以此日入山必為山神所試又所求不得所作不成不但道士凡人以此日入山皆凶害與虎狼毒虫相遇也抱朴子曰天地之情狀陰陽之吉凶茫茫乎其亦難詳也吾亦不必謂之有又亦不敢保其無也然黄帝太公皆所信仗近達者嚴君平司馬遷皆所據用而經傳有治歷明時剛柔之日古言曰吉日惟戊有自來矣王者立太史之官封拜置立有事宗廟郊祀天地皆擇良辰而

近才庸夫自許脫俗舉動所為恥摽善日不亦戇愚哉每伺令入山不得其良時日交下有其驗不可輕入也按玉鈐經云欲入名山不可不知遁甲之祕術而不為人委曲說其事也而靈寶經云入山當以寶日及義日若專日者大吉以制日伐日必死又不二道之也余少有入山之志由此乃行學遁甲書乃有六十餘卷事不可卒精故抄集其要以為囊中立成然不中以筆傳今論其較畧想好事者欲入山行當訪索知之者亦終不乏於世

也遁甲中經曰欲求道以天内日天内時劾鬼魅施符書以天禽日天禽時入名山欲令百邪虎狼毒虫盜賊不敢近人者出天藏入地户凡六癸為天藏六己為地户也又曰避亂世絶跡於名山令無憂患者以上元丁卯日名曰陰德之時一名天心可以隱淪所謂白日陸沉日月無光人鬼不能見也又曰求僊道入名山者以六癸之日六癸之時一名天公日必得度世也又曰往山林中當以左手取青龍上草折半置逢星下歷

明堂入太陰中禹步而行三呪曰諾皐太陰將軍獨聞曾孫王甲勿開外人使人見甲者以為束薪不見甲者以為非人則折所持之草置地上左手取土以傳鼻人中右手持草自蔽左手著前禹步而行到癸下閉氣而住人鬼不能見也凡六甲為青龍六乙為逢星六丙為明堂六丁為陰中也☵☲比成既濟卦初一初二跡不任九跡數然相因仍一步七尺又云一尺合二丈一尺一作一步三尺顧視九跡又禹步法正立右足在前左足在後

次復前右足以左足從右足併是一步也次復前右足次前左足以右足從左足併是二步也次復前右足以左足從右足併是三步也如此禹步之道畢矣凡作天下百術皆宜知禹步不獨此事抱朴子曰靈寶經曰所謂寶日者謂支干上生下之日也若用甲午乙巳之日是也甲者木也午者火也乙亦木也巳亦火也火生於木故也又謂義日者支干下生上之日也若壬申癸酉之日是也壬者水也申者金也癸者水也酉者金也水

生於金故也所謂制日者支干上克下之日也若戊子
己亥之日是也戊者土也子者水也己亦土也亥亦水
也五行之義土克水也所謂伐日者支干下克上之日
若甲申乙酉之日是也甲者木也申者金也乙亦木也
酉亦金也金克木故也他皆倣此引而長之皆可知之
也抱朴子曰入名山以甲子開除日以五色繒各五寸
懸大石上所求必得又曰入山宜知六甲秘祝祝曰臨
兵鬬者皆陣列前行凡九字常當密祝之無所不避要

道不煩此之謂也抱朴子曰山中山精之形如小兒而獨足走向後喜來犯人人入山若夜聞人音聲大語其名曰蚑知而呼之即不敢犯人也一名熱内亦可兼呼之又有山精如皷赤色亦一足其名曰暉又或如人長九尺衣裘戴笠名曰金累或如龍而五色赤角名曰飛飛見之皆以名呼之下飛字一或作龍即不敢為害也抱朴子曰山中有大樹有能語者非樹能語也其精名曰雲陽呼之則吉山中夜見火光者皆久久枯木所作勿怪也

山中夜見胡人者銅鐵之精見秦者百歲木之精勿怪之並不能為害山水之間見使人者名曰四徼呼之名即吉山中見大蛇著冠幘者名曰升卿呼之即吉山中見吏若但聞聲不見形呼人不止以白石擲之則息矣一法以葦為萊茅以刺之即吉山中見鬼來喚人求食不止者以白茅投之即死也山中鬼常迷惑使失徑者以葦杖投之即死也山中寅日有自稱虞吏者虎也稱當路君者狼也稱令長者老狸也卯日稱丈人者兎也稱

東王父者麋也稱西王母者鹿也辰日稱雨師者龍也稱河伯者魚也稱無腸公子者蟹也巳日稱寡人者社中蛇也稱時君者龜也午日稱三公者馬也稱僊人者老樹也未日稱主人者羊也稱吏者麞也申日稱人君者猴也稱九卿者猿也酉日稱將軍者雞也稱捕賊者雉也戌日稱人姓字者犬也稱成陽公者狐也亥日稱婦人者金玉也稱神君者豬也子日稱社君者鼠也稱神人者伏翼也丑日稱書生者牛也但知其物名則不

能為害也或問曰隱居山澤辟蛇蝮之道抱朴子曰昔圓丘多大蛇又生好藥黄帝將登焉廣成子教之佩雄黄而衆蛇皆去今帶武都雄黄色如雞冠者五兩以上以入山林草木則不畏蛇蛇若中人以少許雄黄末内瘡中亦登時愈也蛇種雖多唯有蝮蛇及青金蛇中人為至急不治之一日則煞人人不曉治之方術者而為此二蛇所中即以刀割所傷瘡肉以投地其肉沸如火炙須臾焦盡而人得活此蛇七八月毒盛之時不得嚙

人而其毒不泄乃以牙嚙大竹及小木皆即燋枯今道士入入山徒知大方而不曉辟之之道亦非小事也未入山當預止於家先學作禁法思日月及朱雀玄武青龍白虎以衛其身乃行到山林草木中左取三口炁閉之以吹山草中意思令此炁赤色如雲霧瀰滿數十里中若有從人無多少皆令羅列以炁吹之雖踐蛇蛇不敢動亦畧不逢見蛇也若或見蛇因向日左取三炁閉之以舌柱天以手捻都關又閉天門塞地戶因以物抑

蚍頭而手縈之晝地作獄以盛之亦可捉弄也雖繞頭頸不敢囓人也自不解禁吐炁以吹之亦終不得復出獄去也若他人為蛇所中左取三口炁以吹之即愈不復痛若相去十數里者亦可遥為作炁呼彼姓字男祝我左手女祝我右手彼亦愈也介先生法到山中住思作五色蛇各一頭乃閉炁以青竹及小木板屈刺之左徊禹步思作蜈蚣數千板以衣其身乃終亦不逢蛇也或以乾姜附子帶之肘後或燒牛羊鹿角薰身或帶王

方平雄丸或以猪耳中垢及麝香丸著足爪甲中皆有效也又麝及野猪皆啖蛇故以厭之也又運日鳥及蠳龜亦皆啖蛇故南人入山皆帶蠳龜之尾運日之喙以辟蛇蛇中人刮此二物以塗其瘡亦登時愈也曇是鴆鳥之别名也又南人入山皆以竹管盛活蜈蚣知有蛇之地便動作於管中如此則詳視草中必見蛇也大蛇丈餘身出一圍者蜈蚣見之而能以炁禁之蛇即死矣蛇見蜈蚣在涯岸間大蛇走入川谷深水底逃其蜈蚣

但浮水上禁人見有物正青大如綖者直下入水至蛇處須臾蛇浮出而死故南人因此末蜈蚣治蛇瘡皆登時愈也或問曰江南山谷之間多諸毒惡辟之有道乎抱朴子答曰中州高源土氣清和上國名山了無此輩今吳楚之野暑濕鬱蒸雖衡霍正岳猶多毒螫也又有短狐一名蜮一名射工一名影射其實水虫也狀如鳴蜩狀似三合盃有翼能飛無目而利耳口中有横物角弩如聞人聲緣口中物如角弩以氣為矢則因水而射人

中人身者即發瘡中影者亦病而不即發瘡不曉治之者煞人其病似大傷寒不十日皆死又有沙虱水陸皆有其新雨後及暑暮前跋涉必著人唯烈日草燥時差稀耳其大如毛髮之端初著人便入其皮裏其所在如芒刺之狀小犯大痛可以針挑取之正赤如丹著爪上行動也若不挑之虫鑽至骨便周行走入身其與射工相似皆煞人人行有此虫之地每還所住輙當以火炙燎令遍身則此虫墮地若帶八物麝香丸及度世丸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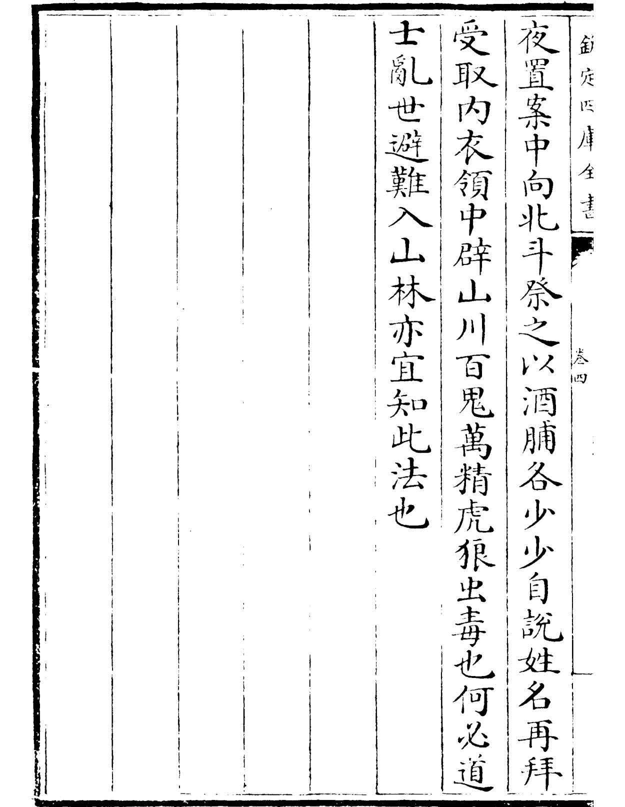
護命丸及玉壺丸犀角丸及七星丸及薺苨辟沙虱短狐也若卒不能得此諸藥者但可帶好生麝香亦佳以雄黄大蒜等分合擣帶一丸如雞子大者亦善若已為所中者可以此藥塗瘡亦愈㕮咀赤莧汁飲之塗之亦愈五茄根及懸鉤草葍藤此三物皆可各單行可以擣服其汁一二升又射工虫冬天蟄於山谷間大雪時索之此虫所在其雪不積留氣起如灼蒸當掘之不過入地一尺則得也陰乾末帶之夏天自辟射工也若道士

知一禁方及洞百禁常存禁及守真一者則百毒不敢近之不假用諸藥也或問道士山居棲岩庇岫不必有絪縟之温直便我不畏風濕敢問其術也抱朴子曰金餅散三陽液昌辛丸葷草耐冬煎獨揺膏茵芋玄華散秋地黄血丸皆不過五十日服之而止可以十年不畏風濕若服金丹大藥雖未升虛輕舉然體不受疾雖當風卧濕不能傷也服此七藥皆謂始學道者耳姚先生但服三陽液便袒卧氷上了不寒振此皆介先生及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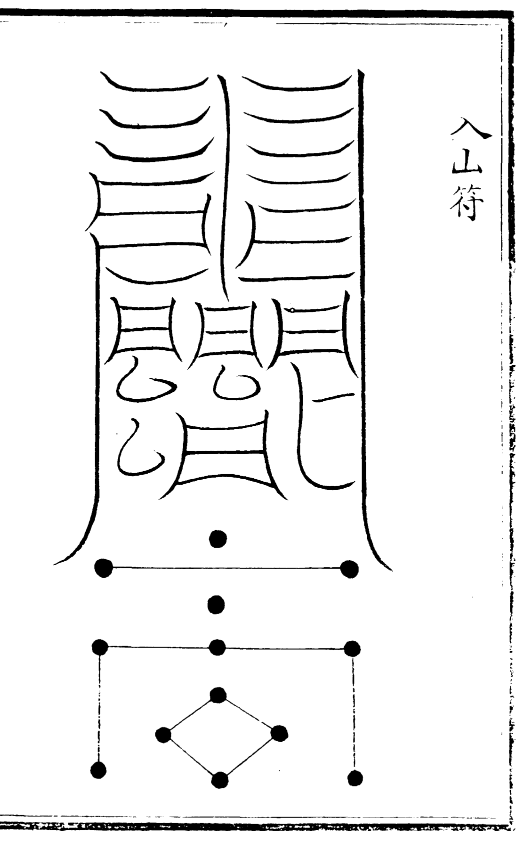
有道臥石上及秋冬當風寒已試有驗秘法也或問涉江渡海辟蛇龍之道抱朴子曰道士不得已而當游涉大川者皆先當於水次破雞子一枚以少許粉雜香末合攪器水中以自洗濯則不畏風波蛟龍也又佩東海小童符及制水符蓮萊禮皆却水中之百害也又有六甲三金符木禁又法臨川先祝曰卷蓬卷蓬或作丂逆丂逆向伯導前辟蛟龍萬災消滅天清明又金簡記云以五月丙午日日中擣五石下其銅五石者雄黄丹砂雌黄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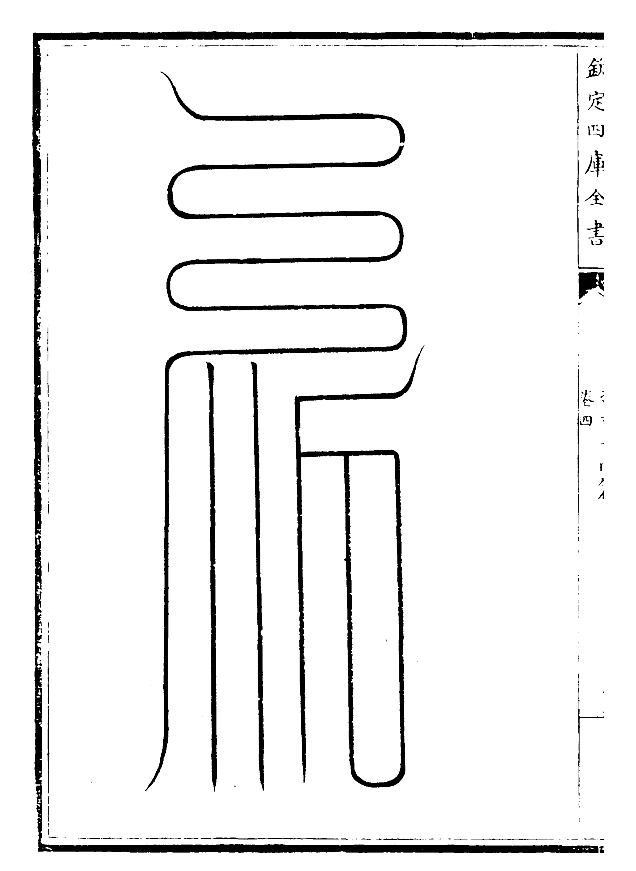
石曾青也皆粉之以金華池浴之內六一神爐中鼓下
之以桂木燒為之銅成以剛炭鍊之令童男童女進火
取牝銅以為雄劒取牡銅以為雌劒各長五寸五分取
土之數以厭水精也帶之以水行則蛟龍巨魚水神不
敢近人也欲知銅之牝牡當令童男童女俱以水灌銅
灌當以在火中向赤時也則銅自分為兩段有凸起者
牡銅也有凹陷者牝銅也各刻名識之欲入水以雄者
帶左以雌者帶右但乘船不身涉水者其陽日帶雄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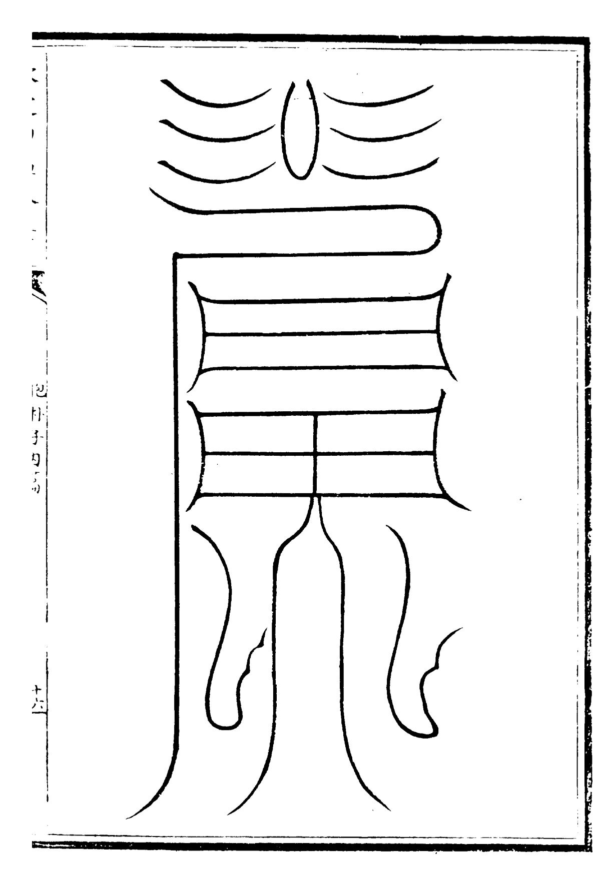
日帶雌又天文大字有北帝書寫帛而帶之亦辟風波蛟龍水虫也或問曰辟山川廟堂（一作座）百鬼之法抱朴子曰道士常帶天水符及上皇竹使符老子左契及守真一思三部將軍者鬼不敢近人也其次則論鬼錄知天下鬼之名字及白澤圖九鼎記則衆鬼自却其次服鶉子赤石丸及曾青夜光散及葱實烏眼丸及吞白石英祇母散皆令人見鬼即鬼畏之矣抱朴子曰有老君黄庭中胎四十九真祕符入山林以甲寅日丹書白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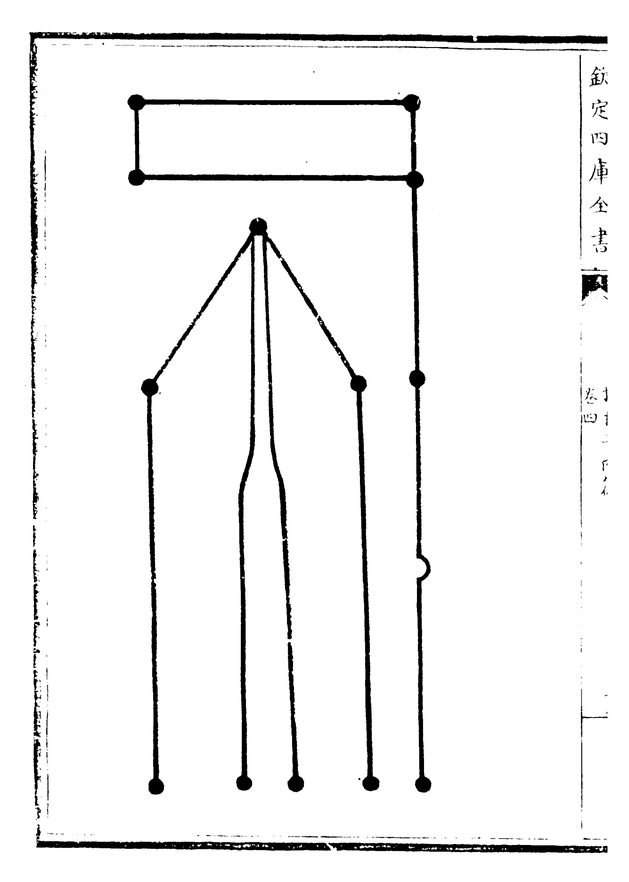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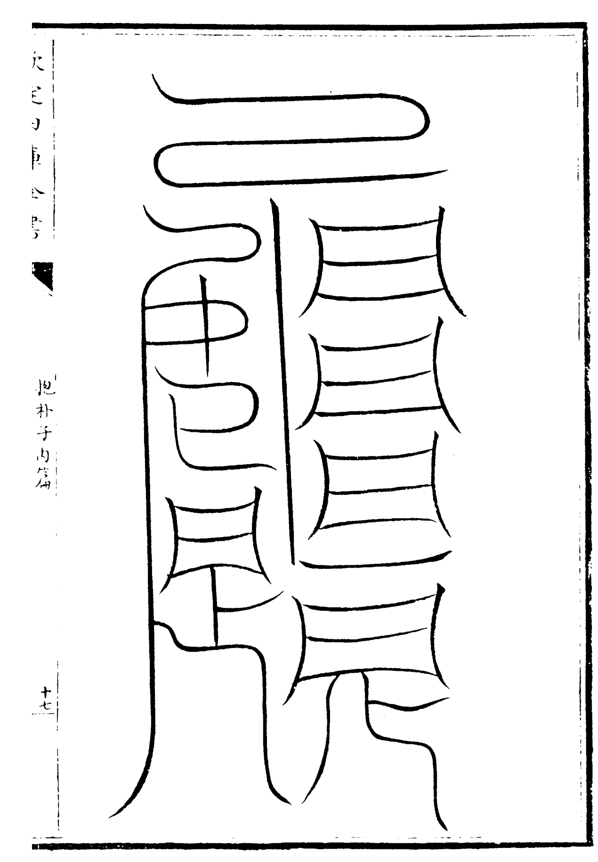
夜置案中向北斗祭之以酒脯各少少自說姓名再拜受取内衣領中辟山川百鬼萬精虎狼虫毒也何必道士亂世避難入山林亦宜知此法也


入山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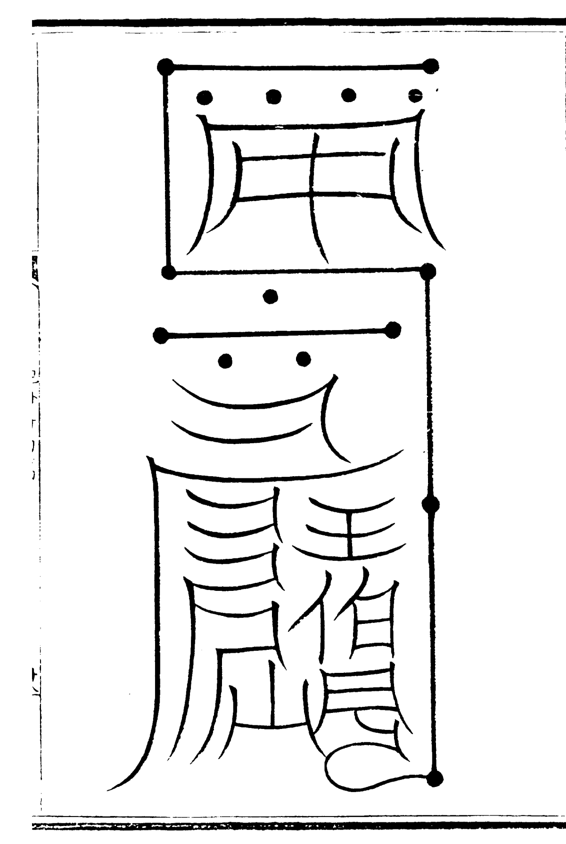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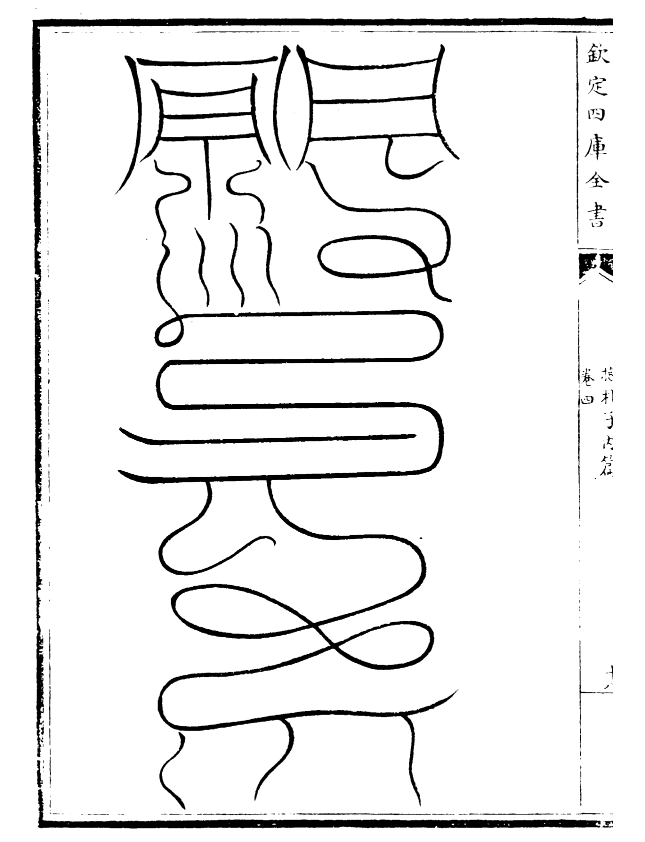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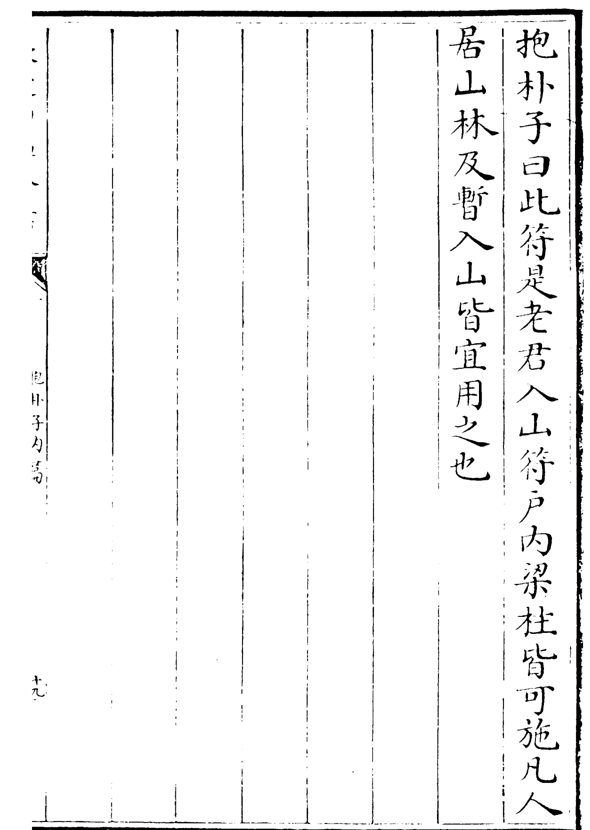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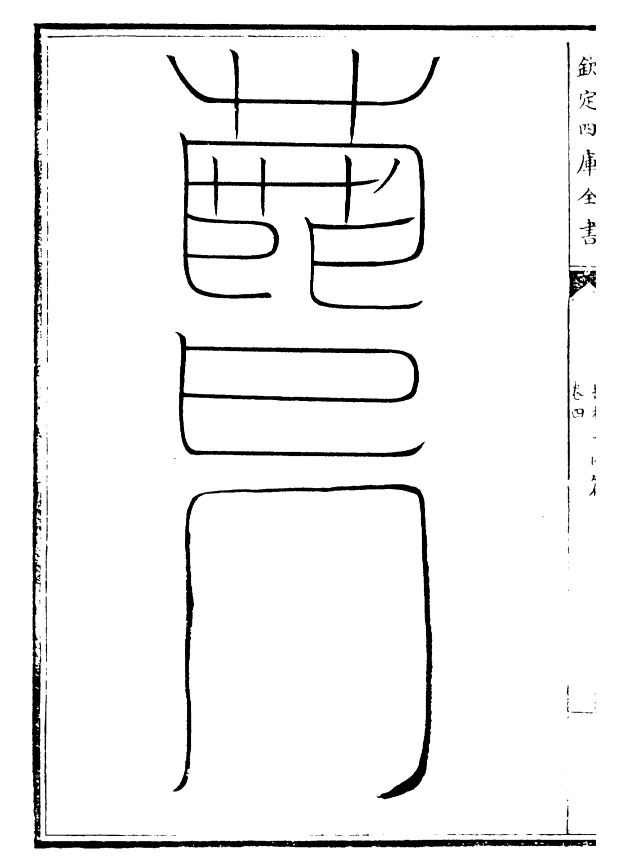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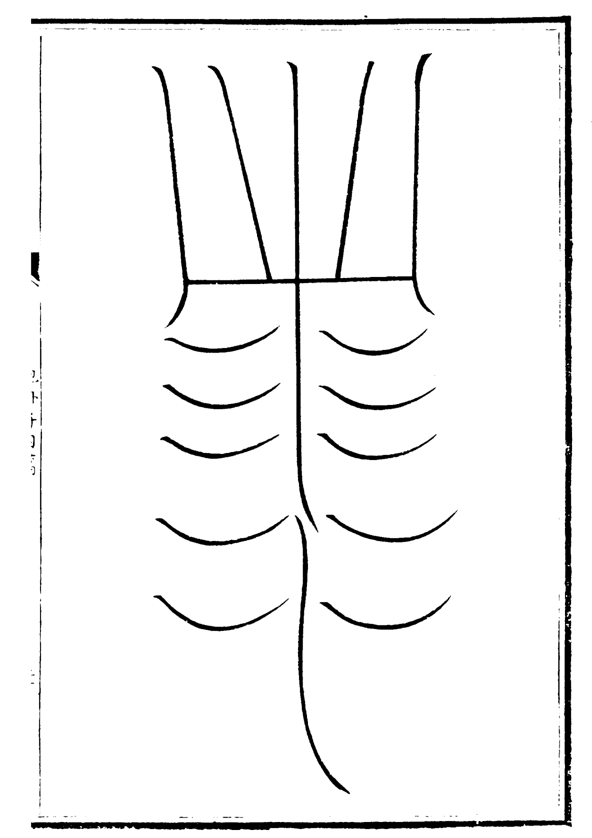
抱朴子曰上五符皆老君入山符也以丹書桃板上大書其文字令彌滿板上以著門戶上及四方四隅及所道側要處去所住處五十步内辟山精鬼魅戶内梁柱皆可施安凡人居山林及暫入山皆可用即衆物不敢害也五符以相連著一板上意謂爾非葛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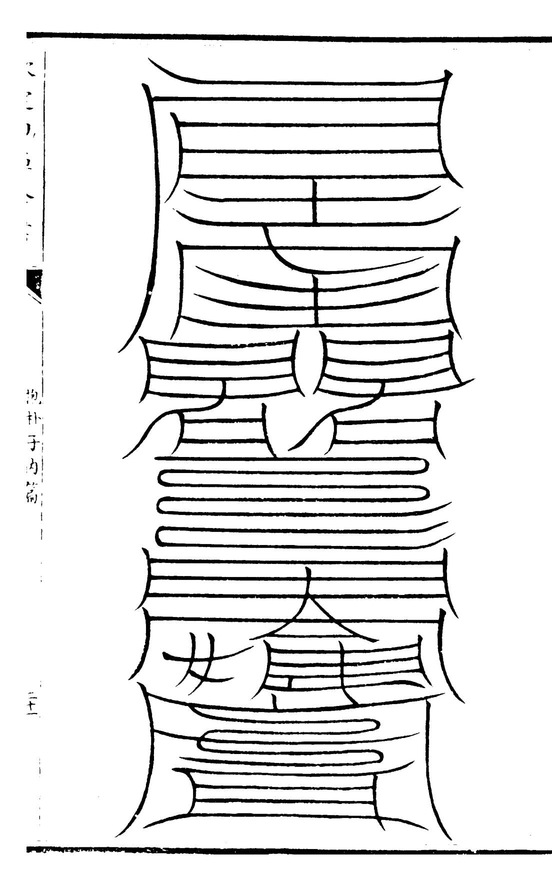



抱朴子曰此符是老君入山符戶內梁柱皆可施凡人居山林及暫入山皆宜用之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卷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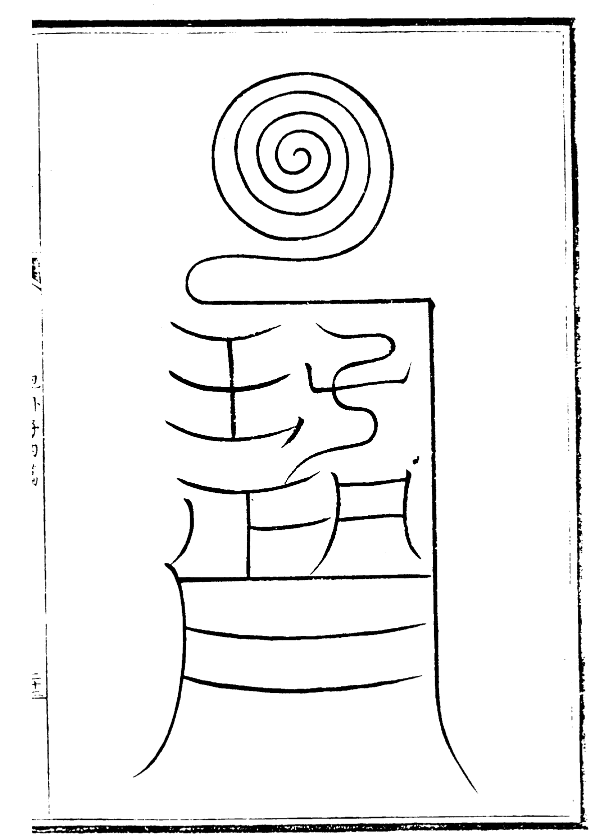
抱朴子曰此是僊人陳安世所授入山辟虎狼符以丹書絹二符各異之常帶著所住之處各四枚移涉當拔收之以去大神秘也開山符以千歲虆名之門開寶書古文金玉皆見秘之右一法如此大同小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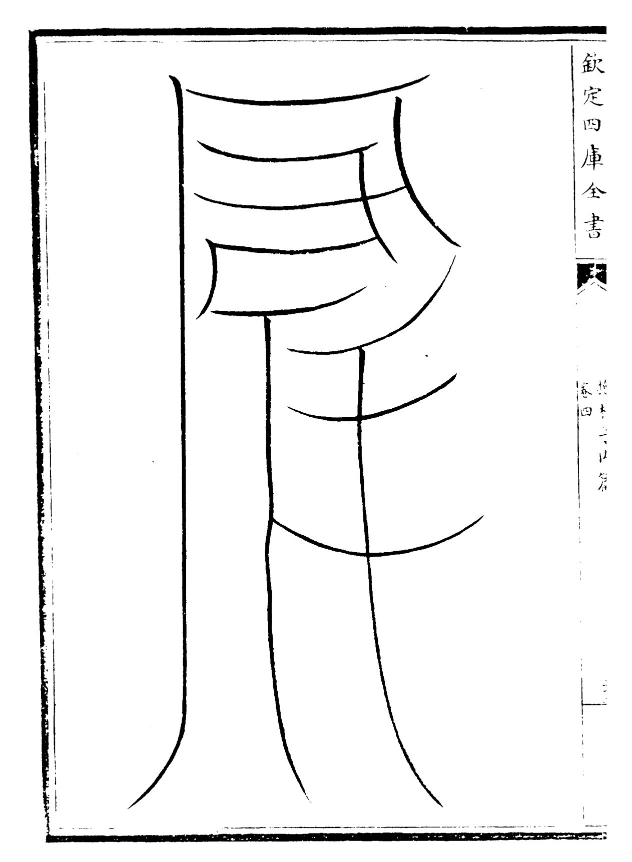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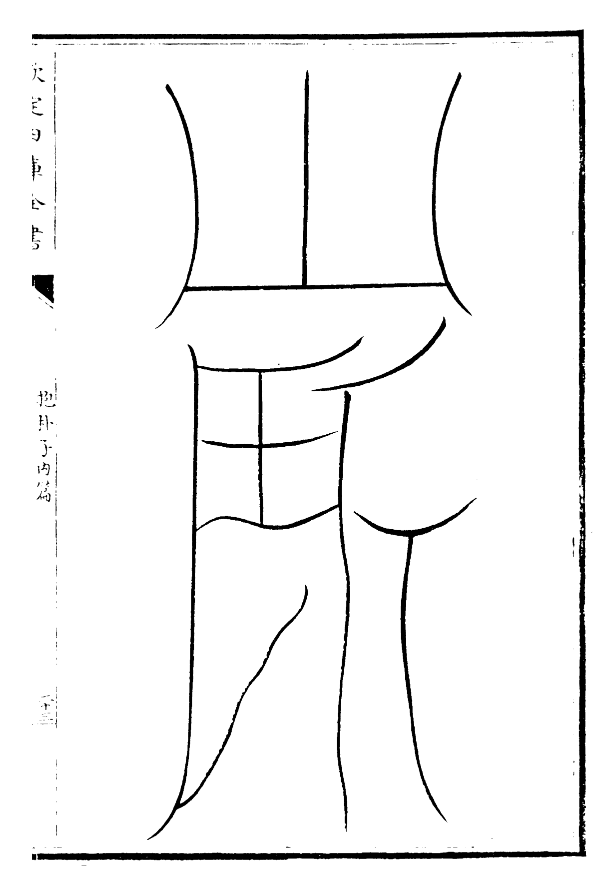
抱朴子曰此符是老君所戴百鬼及蛇蝮虎狼神印也

以棗之心木方二寸刻之再拜而帶之甚有神効僊人

陳安世符矣







此三符兼同著牛馬屋左右前後及猪㰍上辟虎狼也

或問曰昔聞談昌或步行水上或久居水中以何法乎抱朴子曰以葱涕和桂服如梧桐子大七九日三服至三年則能行水上也鄭君言但習閉氣至千息久久則能居水中一日許得真通天犀角三寸以上刻以為魚而啣之以入水水常為人開方三尺可得炁息水中又通天犀角有一赤理如綖自本徹末以角盛米置羣雞中雞欲啄之末至數寸即驚卻退故南人或名通天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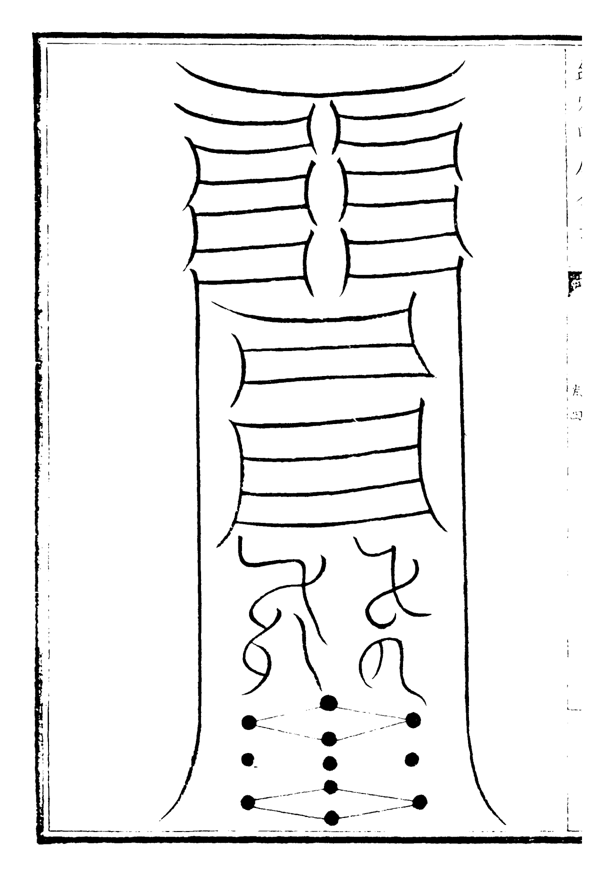
爲駭雞犀以此犀角著穀積上百鳥不敢集大霧重露之夜以置中庭終不沾濡也此犀獸在深山中晦㝠之夕其光正赫然如炬火也以其角爲導毒藥爲湯以此導攪之皆生白沫湧起則了無復勢也以攪無毒物則無沫起也故以是知之者也若行異域有蠱毒之鄉每於他家飲食則常先以犀攪之也人有爲毒箭所中欲死以此犀文刺瘡中其瘡即沫出而愈也通天犀所以能煞毒者其爲獸專食百草之有毒者及衆木有刺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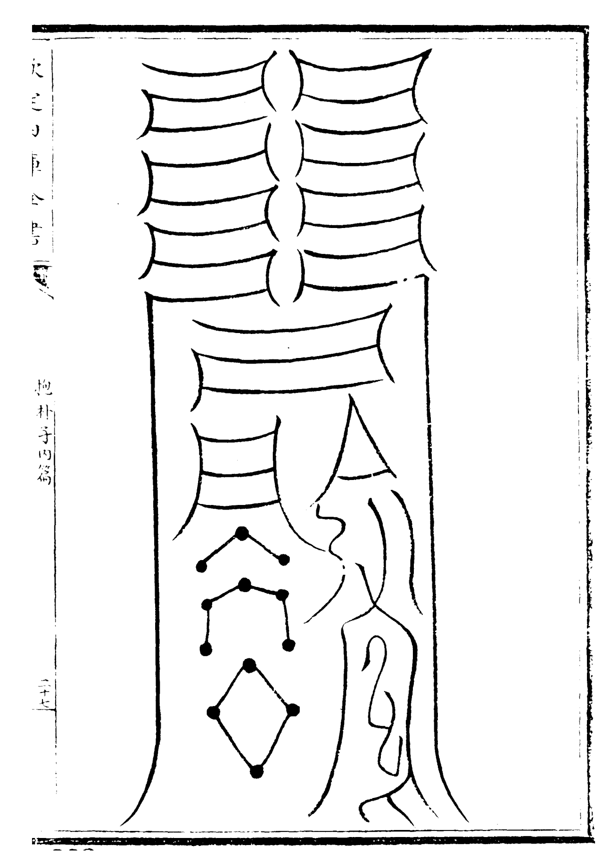
者不妄食柔滑之草木也歲一解角於山中石間人或得之則須刻木色理形狀令如其角以代之犀不能覺後年輙更解角著其處也他犀亦辟惡解毒耳然不能如通天者之妙也或食六戊符千日或以赤斑蜘蛛及七重水馬以合馮夷水僊丸服之則亦可以居水中又以塗蹠下則可以步行水上也頭垢猶足以使金鐵浮水況妙於玆乎或問為道者多在山林山林多虎狼之害也何以辟之抱朴子曰古之人入山者皆佩黄神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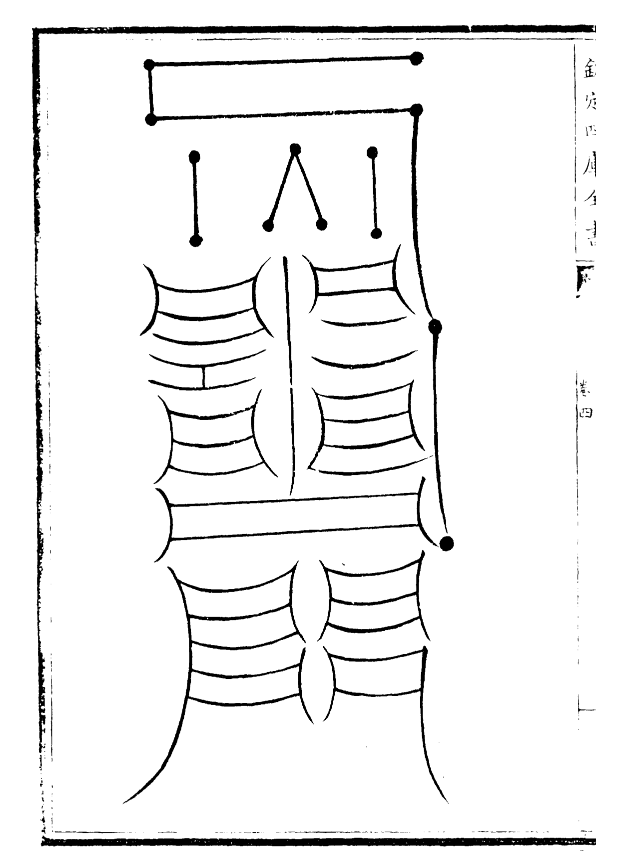
章之印其廣四寸其字一百二十以封泥著所住之四方各百步則虎狼不敢近其內也行見新跡以印順印之虎即去以印逆印之虎即還帶此印以行山林亦不畏虎狼也不但只辟虎狼若有山川社廟血食惡神能作福禍者以印封泥斷其道路則不復能神矣昔石頭水有大黿常在一深潭中人因名此潭為黿潭此物能作鬼魅行病於人吳有道士戴昞者偶視之以越章封泥作數百封乘舟以此封泥遍擲潭中良久有大黿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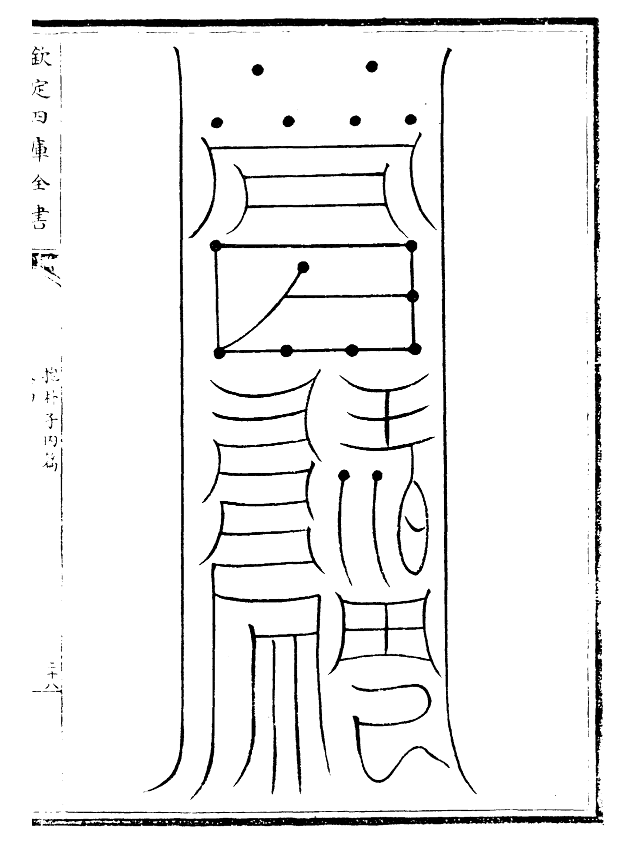
長丈餘浮出不敢動乃格煞之而病者並愈也又有小黿浮出羅列死於渚上甚多山中卒逢虎便作三五禁虎亦即却去三五禁法當須口傳筆不能委曲矣一法直思吾身為朱鳥令長三丈一作二丈而立來虎頭上因即閉氣虎即去若暮宿山中者密取頭上釵閉炁以刺白虎上則亦無所畏又法以左手持刀閉炁畫地作方祝曰恒山之陰太山之陽盜賊不起虎狼不行城郭不完閉以金關因以刀横旬日中白虎上亦無所畏也或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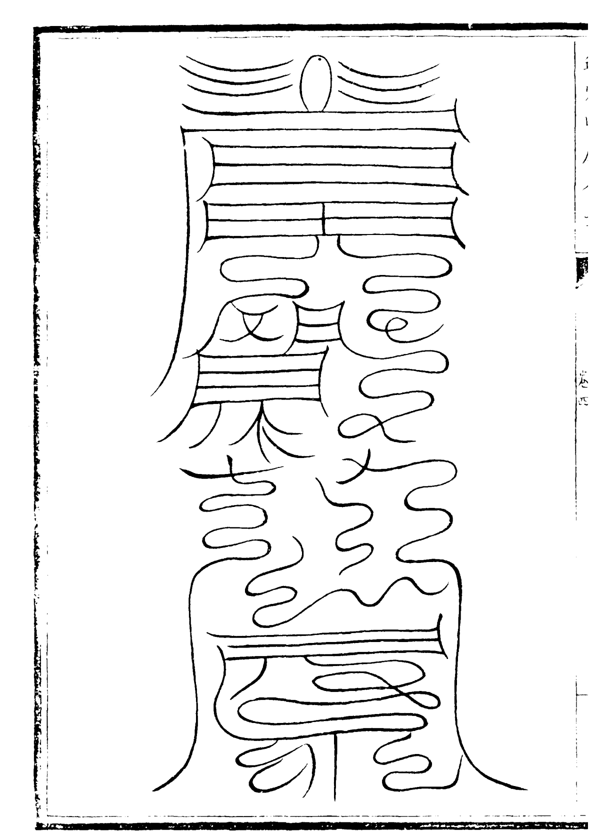
大禁吞三百六十氣左取右以叱虎虎亦不敢起以此法入山亦不畏虎或用七星步及玉神符八威五勝符李耳太平符中黄華蓋印文及石流黄散燒牛羊角或立西岳公禁山符皆有驗也闕此四符也











此符是老君入山符下訖如文又可戶內梁柱皆施之

凡人居山林及暫入皆可用之

地真第十八

抱朴子曰余聞之師云人能知一萬事畢知一者無一之不知也不知一者無一之能知也道起於一其貴無偶各居一處以象天地人故曰三一也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人得一以生神得一以靈金沉羽浮山峙川流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存之則在忽之則亡向之則吉

背之則凶保之則遐祚罔極失之則命彫氣窮老君曰忽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忽兮其中有物一之謂也故僊經曰子欲長生守一當明思一至饑一與之糧思一至渴一與之漿一有姓字服色男長九分女長六分或在臍下二寸四分下丹田中或在心下絳宮金闕中丹田也或在人兩眉間却行一寸為明堂二寸為洞房三寸為上丹田也此乃是道家所重世世歃血口傳其姓名耳一能成陰生陽推步寒暑春得一以發夏得一以

長秋得一以收冬得一以藏其大不可以六合階其小不可以毫芒比也昔黃帝東到青丘過風山見紫府先生受三皇内文以劾召萬神南到圎隴蔭建木觀百靈之所登採若乾之華飲丹巒之水西見中黃子受九加之方過洞庭從廣成子受自成之經北到洪隄上具茨見大隗君黃葢童子受神芝圖還陟王屋得神丹金訣記到峨眉山見天皇眞人於玉堂請問眞一之道皇人曰子既君四海欲復求長生不亦貪乎其相覆不可具

說粗舉一隅耳夫長生僊方則唯有金丹守形却惡則獨有真一故古人尤重也僊經曰九轉丹金液經守一訣皆在崑崙五城之内藏以玉函刻以金札封以紫泥印以中章焉吾聞之於先師曰一在北極大淵之中前有明堂後有絳宫巍巍華蓋金樓穹窿左罡右魁激波揚空玄芝被崖朱草蒙瓏白玉嵯峨日月垂光歷火過水經玄涉黄城闕交錯帷帳琳琅龍虎列衛神人在傍不施不與一安其所不遲不疾一安其室能暇能豫一

乃不去守一存真乃能通神少欲約食一乃留息白刃
臨頸思一得生知一不難難在於終守之不失可以無
窮陸辟惡獸水却蛟龍不畏魍魎挾毒之虫鬼不敢近
刃不敢中此貞一之大畧也抱朴子曰吾聞之於師云
道術諸經所思存念作可以却惡防身者乃有數千法
如含影藏形及守形無生九變十二化二十四生等思
見身中諸神内視令見之法不可勝計亦各有効也然
或乃思作數千物以自衛卒多煩難足以大勞人意若

知守一之道則一切除棄此輩故曰能知一則萬事畢者也受真一口訣皆有明文歃白牲之血以王相之日受之以白絹白銀為約剋金契而分之輕說妄傳其神不行也人能守一一亦守人所以白刃無所措其銳百害無所容其凶居敗能成在危獨安也若在鬼廟之中山林之下大疫之地塚墓之閒虎狼之藪虵蝮之處守一不怠衆惡遠迸若忽偶忘守一而為百鬼所害或臥而魘者即出中庭視輔星握固守一鬼即去矣若夫陰

雨者但止室中向北思見輔星而已若為兵寇所圍無復生地急入六甲陰中伏而守一則五兵不能犯之也能守一者行萬里入軍旅涉大川不須卜日擇時起工移徙入新屋舍皆不復按堪輿星歷而不避太陰將軍月建煞耗之神年命之忌終不復懼殃咎也先賢歷試有驗之道也抱朴子曰玄一之道亦要法也無所不辟與貞一同功吾内篇第一名之為暢玄者正以此也守玄一復易於守貞一貞一有姓字長短服色曰玄一但

此見之初求之於日中所謂知白守黑欲死不得者也

然先當百日潔齋乃可候求得之耳亦不過三四日得

之得之守之則不復去矣守玄一并思其身分為三人

三人已見又轉益之可至數十人皆如己身隱之顯之

皆自有口訣此所謂分形之道左君及薊子訓葛僊公

所以能一日至數十處及有客座上有一主人與客語

門中又有一主人迎客而水側又有一主投釣賓不能

別何者為真主人也師言守一兼修明鏡其鏡道成則

能分形為數十人衣服面貌皆如一也抱朴子曰師言欲長生勤服大藥欲得通神當金水分形形分則自見其身中三魂七魄而天靈地祇皆可接見山川之神皆可使役也抱朴子曰生可惜也死可畏也然長生養性辟死者亦未有不始於勤而終成於久視也道成之後略無所為也未成之間無不為也採掘草木之藥劬勞山澤之中煎餌治作皆用筋力登危涉險夙夜不怠非有至志不能久也及欲金丹成而昇天然其大藥物皆

用錢直不可卒辦當復由於耕牧商販以索資累年積勤然後可合及於合作之日當復齋潔清淨斷絶人事有諸不易而當復加之以思神守一却惡衛身常如人君之治國戎將之待敵乃可為得長生之功也以聰明大智任經世濟俗之器而修此事乃可必得耳淺近庸人雖有志好不能克終矣故一人之身一國之象也胷腹之位猶宫室也四肢之列猶郊境也骨節之分猶百官也神猶君也血猶臣也氣猶民也故知治身則能治

國也夫愛其民所以安其國養其氣所以全其身民散則國亡氣竭即身死死者不可生也亡者不可存也是以至人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疾醫之於無事之前不追之於既逝之後民難養而易危也氣難清而易濁也故審威德所以保社稷割嗜慾所以固血氣然後貞一存焉三七守焉百害却焉年命延矣抱朴子曰師言服金丹大藥雖未去世百邪不近也若但服草木及小餌八石適可令疾除命益耳不足以禳外來之禍也或為

鬼所冐犯或為大山神之所輕凌或為精魅所侵犯唯有守貞一可以一切不畏此輩也次則有帶神符若了不知此二事以求長生危矣哉四門而閉其三焉盜猶得入況盡開者邪

遐覽第十九

或曰鄙人面牆拘繫儒教獨知有五經三史百氏之言及浮華之詩賦無益之短文盡思守此既有年矣既生值多難之運亂靡有定干戈戚揚藝文不貴徒消二天

苦意極思攻微索隱竟不能禄在其中免此壟畝又有損於精思無益於年命二毛告暮素志衰頹正欲反迷以尋生道倉卒罔極無所趍向若涉大川不知攸濟先生既窮觀墳典又兼綜奇秘不審道書凡有幾卷願告篇目抱朴子曰余亦與子同斯疾者也昔者幸遇名師鄭君但恨子弟不慧不足以鑽至堅極彌高耳于時雖充門人之洒掃既才識短淺又年尚少壯意思不專俗情未盡不能大有所得以為巨恨耳鄭君時年出八十

先髮鬢斑白數年間又黑顏色豐悅能引强弩射百步步行日數百里飲酒二斗不醉每上山體力輕便登危越險年少追之多所不及飲食與凡人不異不見其絶穀余問先隨之弟子黄章言鄭君嘗從豫章還於掘溝浦中連值大風又聞前多劫賊同侶攀留鄭君以須後伴人人皆以糧少鄭君推米以邮諸人已不復食五十日亦不饑又不見其所施為不知以何事也火下細書過少年人性解音律善鼓琴閑坐侍坐數人口答諮問

言不輟響而耳並聰聽左右操絃者教遣長短無毫釐差過也余晚充鄭君門人請見方書告余曰要道不過尺素上足以度世不用多也然博涉之後遠勝於不見矣既悟人意又可得淺近之術以防初學未成者諸患也乃先以道家訓教戒書不要者近百卷稍稍示余余亦多所先見先見者頗以其中疑事諮問之鄭君言君有甄事之才可教也然君所知者雖多未精又意在於外學不能專一未中以經深涉遠耳今自當以佳書相

示也又許漸得短書縑素所寫者積年之中合集所見當出二百許卷終不可得也他弟子皆親僕使之役採薪耕田唯余尫羸不堪他勞然無以自効常親掃除拂拭牀几磨墨執燭及與鄭君繕寫故書而已見待余同於先進者語余曰雜道書卷卷有佳事但當校其精粗而擇所施行不盡事諳誦以妨日月而勞意思耳若金丹一成則此輩一切不用也亦或當有所教授宜得本末先從淺始以勸進學者無所希准階由也鄭君亦不肯

先令人寫其書皆當訣其意雖久借之然莫有敢盜寫一字者也鄭君本大儒士也晚而好道由以禮記尚書教授不絕其體望高亮風格方整接見之者皆肅然每有諮問常待其温顔不敢輕銳也書在余處者久或一月足以大有所寫以不敢竊寫者政以鄭君聰㦨邂逅知之失其意則更以小喪大也然於求受之初復所不敢為斟酌時有所請耳是以徒知飲河而不得滿腹然弟子五十餘人唯余見受金丹之經及三皇内文枕中

五行記其餘人乃有不得一觀此書之首題者矣他書雖不具得皆疏其名今將爲子説之後生好書者可以廣索也道經有三皇内文天地人三卷元文上中下三卷混成經二卷玄録二卷九生經二十四生經九僊經靈十僊經十二化經九變經老君玉歷真經墨子枕中五行記五卷温寶經息民經自然經陰陽經養生書一百五卷太平經五十卷九敬一作都經甲乙經一百七十卷青龍經中黄經太清經通明經按摩經導引經十卷

元陽子經玄女經素女經彭祖經陳赦經子都經張虛經天門子經容成經入山經內寶經四規經明鏡經日月臨鏡經五言經柱中經靈寶皇子心經龍蹻經正機經平衡經飛龜振經鹿盧蹻經蹈形記守形圖坐七圖觀臥引圖含景圖觀天圖木芝圖菌芝圖內芝圖石芝圖大䰢雜芝圖五嶽經五卷隱守記東井圖虛元經牽牛中經王彌記臘成記六安記平都記定心記龜文經山陽記玉策記八史圖八寶經左右契玉歷經昇天儀

九竒經更生經四衿經十卷食日月精經食六氣經丹一經胎息經行氣治病經勝中經十卷百守攝提經丹壺一作臺經岷山經魏伯陽内經日月廚食經步三罡六紀經入軍經六陰玉女經四君要用經金鴈經三十六水經白虎七變經道家地行僊經黄白要經八公黄白經天師神器一作氣經枕中黄白經五卷白子白一作帛變化經移災經壓禍經中黄經丈人經涓子天地人經崔文子肘後一作時候經神光一作仙占方來經水仙經尸解經中

遁經李君包元經黃庭經淵體經大素經華蓋經行厨經微言三卷內視經文始先生經歷藏延年經南闕記協龍子記闕一作闢七卷九宮五卷三五中經宣常經節解經鄒陽子經玄洞經十卷玄示經十卷箕山經十卷鹿臺經小僮經河洛內記七卷舉形道一作通成經五卷道機經五卷見鬼記無極經宮氏經真人玉胎經道根經候命圖反胎胞經枕中清記幻化經詢化經金華山經鳳網經召命經保神記鬼谷經淩霄子安神記去丘子黃

山公記王子五行要貞經小餌經鴻寶經鄒生延命經
安魂記皇道經九陰經雜集書録銀函玉匱記金板經
黄老僊録原都經玄元經日精經渾成經三尸集呼身
神治百病經收山鬼老魅治邪精經三卷入五毒中記
休糧經三卷採神藥治作秘法三卷登名山渡江海勑
地神法三卷趙太白囊中要五卷入温氣疫病太禁七
卷收治百鬼召五岳丞太山主者記三卷興利宫宅宫
舍法五卷斷虎狼禁山林記召百里虫蛇記萬畢高丘

先生法三卷王喬養性治身經三卷服食禁忌經立功益筭經道士奪筭律三卷移門子記鬼丘法立亡術練形記五卷郄公道要用里先生長生集少君道意十卷樊英石壁文三卷思靈經三卷龍首經荆山記孔安僊淵赤斧子大覽七卷董君地僊却老要記李先生口訣肘後二卷凡有不言卷數者皆一卷也其次有諸符則有自來符金光符太玄符三卷通天符五精符石室符玉策符枕中符小童符九靈符六君符玄都符黄帝符

少千三十六將軍符延命神符天水神符四十九貞符天水符青龍符白虎符朱雀符玄武符朱胎符七機符九天發兵符九天符老經七符大捍厄符玄子符武孝經燕君龍虎三囊辟兵符包元符沈羲符禹蹻符消災符八卦符監乾符雷電符萬畢符八威五勝符威喜符巨勝符採女符玄精符玊歷符北臺符陰陽大鎮符枕中符治百病符十卷厭怪符十卷壺公符二十卷九臺符九卷六甲通靈符十卷六陰行厨龍胎石室三金五

木防終符合五百卷軍火召治符玉斧符十卷此皆太符也其餘小小不可具記抱朴子曰鄭君言符出於老君皆天文也老君能通於神明符皆神明所授令人用之少驗者由於出來歷久傳寫之多誤故也又信心不篤施用之亦不行又譬之於書字則符誤者不但無益將能有害也書字人知之猶尚寫之多誤故諺曰書三寫魚成魯虛成虎此之謂也七與士但以鋸勾長短之間為異耳然今符上字不可讀誤不可覺故莫知其不

定也世間又有受體使術用符獨効者也亦如人有使麝香便能芳者自然不可得傳也雖爾必得不誤之符正心用之但當不及貞體使之者速効耳皆自有益也凡為道士求長生志在藥中耳符劒可以却鬼辟邪而已諸大符乃云行用之可以得僊者亦不可專據也昔吳世有介象者能讀符文知誤之與否有人試取治百病雜符及諸厭劾符去其籤題以示象皆一一據名之其有誤者便為人定之自是以來莫有能知者也或問

僊藥之大者莫先於金丹既聞命矣敢問符書之屬不審最神乎抱朴子曰余聞鄭君言道書之重者莫過於三皇文五岳真形圖也古人僊官至人尊秘此道非有僊名者不可授也受之四十年一傳傳之歃血而盟委質為約諸名山五岳皆有此書但藏之於石室幽隱之地應得道者入山精誠思之則山神自開山令人見之如帛仲理者於山中得之自立壇委絹常畫一本而去也有此書常置清潔之處每有所為必先白之如奉君

父其經曰家有三皇文辟邪惡鬼温疫氣橫殃飛禍若有困病垂死其信道心至者以此書與持之必不死也其乳婦難艱絶氣者持之兒即生矣道士欲求長生持此書入山辟虎狼山精五毒百邪皆不敢近人可以涉江海却蛟龍止風波得其法可以變化起工不問地擇日家無殃咎若欲立新宅及塜墓即寫地皇文數十通以布著地明日視之有黄色所著者便於其上起工家必富昌又因他人葬時寫人皇文并書已姓名著紙裹

竊內人家中勿令人知之令人無飛禍盜賊也有謀議已者必反自中復又此文先潔齋百日乃可以召天神司命及太歲日遊五岳四瀆社廟之神皆見形如人可問以吉凶安危及病者之禍祟所由也又有十八字以著衣中遠涉江海終無風波之慮也又家有五岳真形圖能辟兵凶逆人害之者皆還反受其殃道士時有得之者若不能行仁義慈心而不精不正即禍至滅家不可輕也其變化之術大者唯有墨子五行記本有五卷

昔劉君安未僊去時抄取其要以為一卷其法用藥用符乃能令人飛行上下隱淪無方含笑即為婦人蹙面即為老翁踞地即為小兒執杖即成林木種物即生瓜果可食畫地為河撮壤成山坐致行厨興雲起火無所不作也其次有玉女隱微一卷亦化形為飛禽走獸及金木玉石興雲致雨方百里雪亦如之渡大水不用舟梁分形為千人因風高飛出入無間能吐氣七色坐見八極及地下之物放光萬丈㝠室自明亦大術也然當步

諸星數十曲折難識少能詣之其淮南鴻寶萬畢皆無及此書者也又有白虎七變法取三月三日所殺白虎頭皮生駞血虎血紫綬履組流萍以三月三日合種之初生似胡麻有實即取此實種之一生輒一異凡七種之則用其實合之亦可以移形易貌飛沉在意與墨子及玉女隱微略同過此不足論也遐覽者欲令好道者知異書之名目也鄭君不徒明五經知僊道而已兼綜九宮三奇推步天文河洛讖記莫不精研太安元年知

季世之亂江南將曷沸乃負笈持僊藥之樸將入室弟子東投霍山莫知所在焉

袪惑第二十 附别旨

抱朴子曰凡探明珠不於合浦之淵不得驪龍之夜光也採美玉不於荆山之岫不得連城之尺璧也承師問道不得其人委去則遲遲冀於有獲守之則終已竟無所成虛費事妨功後雖痛悔亦不及已世間淺近之事猶不可坐知況神僊之事乎雖聖雖明莫由自暁非可

以歷思得也非可以觸類求也誠須所師必深必博猶涉滄海而掇水造長林而伐木獨以力劣為患豈以物少為憂哉夫虎豹之所餘乃狸鼠之所爭也陶朱之所棄乃原顏之所無也所從學者不得遠識淵潭之門而值孤陋寡聞之人彼所知素狹源短流促倒裝與人則靳靳不捨分損以授則淺薄無奇其所寶秘已不精若復料其粗者以教人亦安能有所成乎譬如假穀於夷齊之門告寒於黔婁之家所得者不過橡栗縕褐必無

大牢之饍錦衣狐裘矣或有守事庸師終不覺悟或有幸值知者不能勤求此失之於不覺不可追者也知人之淺深實復未易古人之難誠有以也白石似玉奸佞似賢賢者愈自隱蔽有而如無奸人愈自衒沽虛而類實非至明者何以分之彼之守求庸師而不去者非知其無知而故不止也誠以為足事故也見達人而不能奉之者非知其實深而不能請之也誠以為無異也夫能知要道者無欲於物也不狥世譽也亦何肯自摽顯

於流俗哉而淺薄之徒率多誇誕自稱說以厲色希聲飾其虛妄足以眩惑晚學而敢為大言乃云已登名山見僊人倉卒聞之不能清澄檢校之者鮮覺其僞也余昔數見雜散道士輩走貴人之門專令從者作為空名云其已四五百歲矣人適問之年紀佯不聞也含笑俯仰云八九十須臾自言我曾在華陰山斷穀五十年復於嵩山少室四十年復在泰山六十年復與某人在箕山五十年為同人遍說所歷正爾欲令人計合之已數百

歲人也於是彼好之家莫不烟起霧合輻輳其門矣又術士或有偶受體自然見鬼神頗能内占知人將來及已過之事而實不能有禍福之損益也譬如著龜耳凡人見其小驗便呼為神人謂之必無所不知不爾者或長於符水禁祝之法治邪有効而未必曉於不死之道也或修行雜術能見鬼怪無益於年命問之以金丹之道則卒皆不知也因此細驗之多行欺誑世人以收財利無所不為矣此等與彼穿窬之盜異途而同歸者也

夫託之於空言不如著之於行事之有徵也將為悅覺後學說其比故可徵之偽物焉昔有古强者服草木之方又頗行容成玄素之法年八十許尚聰明不大羸老時人便謂之為僊人或謂之千載翁者揚州稽使君聞而試迎之於宜都既至而咽鳴掣縮似若所知實遠而未皆吐盡者於是好事者因以聽聲而響集望形而影附雲萃霧合竟守事之饋餉相屬常餘金錢雖欒大之見重於往漢不足加也常服天門冬不廢則知其體中

未嘗有金丹大藥也而强曾畧涉書記頗識故事自言已四千歳敢為虚言之不怍云已見堯舜禹湯説之皆萬萬如實也世云堯眉八采不然也直兩眉頭甚豎似八字耳堯為人長大美髭髯飲酒一日中二斛餘世人因加之云千鍾實不能也我自數見其大醉也雖是聖人然年老治事轉不及少壯時及見去四凶舉元凱賴用舜耳舜是孤煢小家兒耳然有異才隱耕歴山漁于雷澤陶于海濵時人未有能賞其奇者我見之所在

以德化民其目又有重瞳子知其大貴之相常勸勉慰勞之善崇高尚莫憂不富貴火德已終黄精將起誕承歷數非子而誰然其父至頑其弟殊惡恒以殺舜為事吾嘗諫諭曰此兒當興卿門宗四海將受其賜不但卿家不可取次也俄而受禪嘗憶吾言之有徵也又云孔子母年十六七時吾相之當生貴子及生仲尼真異人也長九尺六寸其頭似堯其項似臯陶其眉似子産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雖然貧苦孤微然為兒童便好俎

豆之事吾知之必當成就及其長大高談驚人遠近從之受學者著録數千人我喜聽其語數往之但恨我不學不能與之覆跡耳常勸我讀易云此良書也丘竊好之韋編三絶鐵檛一作擿三折今乃大悟魯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麒麟死孔子以問吾吾語之言此非善祥也孔子乃愴然而泣後得惡夢乃欲得見吾時四月中盛熱不能往尋聞之病七日而没于今髣髴記其顔色也又云秦始皇將我到彭城引出周時鼎吾告秦始皇言此

鼎是神物也有德則自出無道則淪亡君但修已此必自來不可以力致也始皇當時大有怪吾之色而牽之果不得出也乃謝吾曰君固是遠見理人也又說漢高祖項羽皆分明如此事類不可具記時人各共識之以為戲笑然凡人聞之皆信其言又强轉惛耄㤀事幾稽使君曾以一玉巵與强後忽語稽曰昔安期先生以此物相遺强後病於壽春黄整家而死整疑其化去一年許試鑿其棺視之其尸宛在矣此皆有名無實使世

間不信天下有僊皆坐此輩以偽亂真也成都太守吳文說五原有蔡誕者好道而不得佳師要事廢棄家業但晝夜誦詠黄庭太清中經觀天節詳之屬諸家不急之書口不輟誦謂之道盡於此然竟不知所施用者徒美其浮華之說而遇人又教之但讀千遍自得其意為此積久家中患苦之坐消衣食而不能有異已亦慙忿無以自解於是棄家言僊道成矣因走之異界深山中又不曉採掘諸草木藥可以辟穀者但行賣薪以易衣

食如是三年饑凍辛苦人或識之而詭不知也久不堪
而還家黒瘦而骨立不似人其家問之從何處來竟不
得僊邪因欺家云吾未能昇天但為地僊也又初成位
卑應給諸僊先達者當以漸遷耳向者為老君牧數頭
龍一班龍五色最好是老君常所乗者令吾守視之不
勤但與後進諸僊共博戲忽失此龍龍遂不知所在為
此罪見責送吾付崑崙山下芸鋤草三四頃並皆生細
而中多荒穢治之勤苦不可論法當十年乃得原會偓

侄子王喬諸僊來按行吾首請之並為吾作力且自放歸當更自修理求去於是遂老死矣初誕還人問云從崑崙何以答云天不問其高幾里要於仰視之去天不過十數丈也上有木禾高四丈九尺其穗盈車有珠玉樹沙棠琅玕碧瑰之樹玉李玉瓜玉桃其實形如世間桃李但為光明洞徹而堅須以玉井水洗之便軟而可食每風起珠玉之樹枝條花葉互相扣擊自成五音清哀動心吾見謫仙至聞此莫不悵然含悲又見崑崙山

上一面輙有四百四十門門廣四里內有五城十二樓下有青龍白虎螻蛇蛇百餘里其中口牙皆如三百斛船大蜂一丈其毒煞象又有神獸名獅子辟邪天鹿焦羊銅頭鐵額長牙鑿齒之屬三十六種盡知其名則天下惡鬼惡獸不敢犯人也其神則有無頭子倒景君翕鹿公中黃先生與鹿門大夫張陽字子淵使備王闕自不帶老君竹使符左右契者不得入也五河皆出山隅弱水遶之鴻毛不浮飛鳥不過唯僊人乃得越之其上

神烏神馬幽昌鷫鸘騰黄吉光之屬皆能人語而不死真濟快僊府也恨吾不得善周旋其上耳于時聞誕此言了了多信之者又河東蒲坂有項曼都者與一子入山學僊十年而歸家家人問其故曼曰在山中三年精思有僊人來迎我共乘龍而昇天良久低頭視地杳杳冥冥上未有所至而去地已絶遠龍行甚疾頭昂尾低令人在其脊上危怖嶮巇及到天上先過紫府金牀玉几晃晃昱昱真貴處也僊人但以流霞一盃與我飲之輙

不饑渴忽然思家到天帝前謁拜失儀見斥來還令當更自修積乃可得更復矣昔淮南王劉安昇天見上帝而箕坐大言自稱寡人遂見謫守天厠三年吾何人哉河東因號曼都爲斥僊人世多此輩種類非一不可不詳也此妄語乃爾而人猶有不覺其虛者况其微茫欺誑頗因事類之象似者而加益之非至明者倉卒安能辨哉乃復有假託作前世有名之道士如白和者傳言已八千七百歲時出俗間忽然自去不知其在其洛中

有道士已博涉衆事洽鍊術數者以諸疑難諮問和和皆尋聲為論釋皆無疑碍故為遠識人但不知其年壽信能近千年不管耳後忽去不知所在有一人於河北自稱為白和於是遠近竟往奉事之大得致遺至富而白和子弟聞和再出大喜故往見之乃寔非也此人因亡走矣五經四部並已陳之芻狗既往之糟粕所謂迹者足之自出而非足也書者聖人之所作而非聖也而儒者萬里負笈以尋其師况長生之道真人所重可不

勤求足問者哉然不可不精簡其真偽也余恐古强蔡誕項曼都白和之不絕於世間好事者省余此書可以少加沙汰其善否矣又偓經云偓人目瞳正方昔洛中見之白仲理者為余說其瞳正方如此果是異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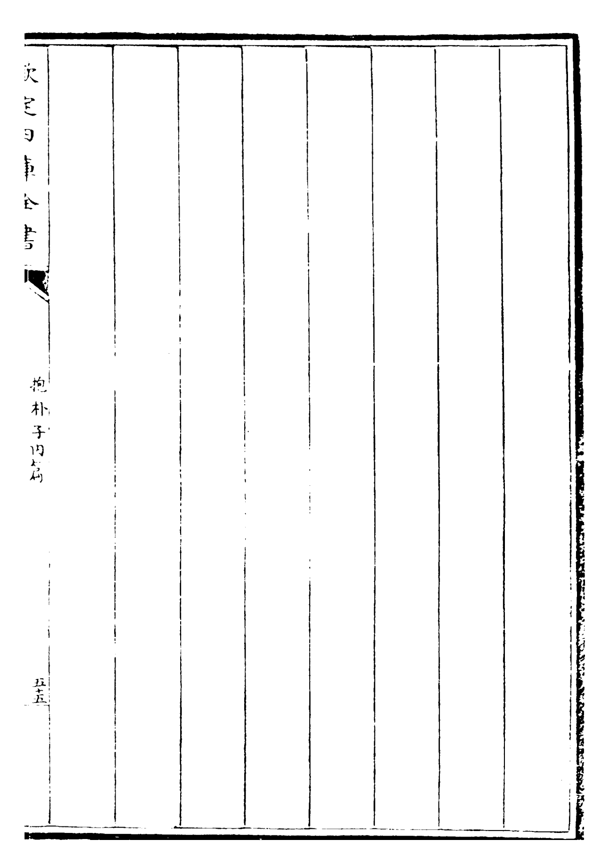
別旨 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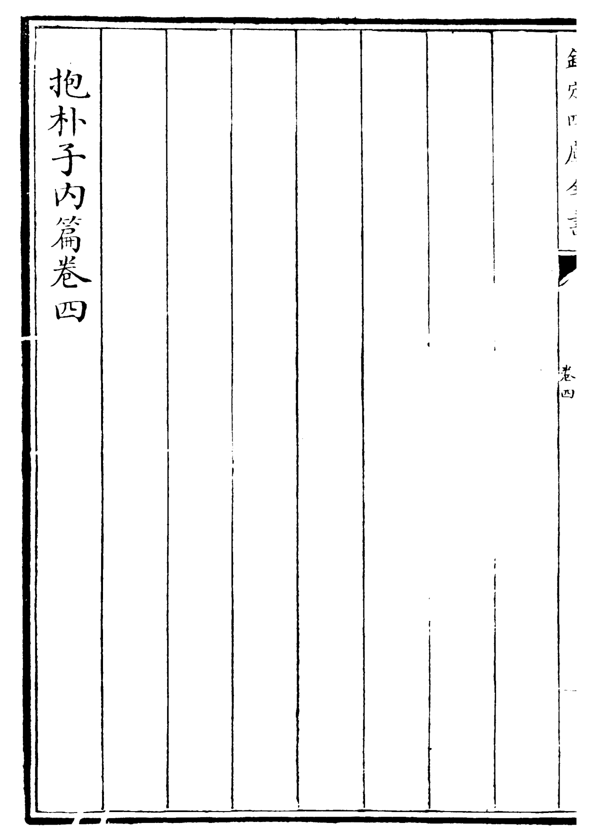
夫胎精固神與守元氣同但莫止出入之息可也有常以生氣時以鼻引入口吐吐二分餘一分皷口咽此氣令喉中郁然有聲此非胎元氣是服麤氣也麤氣在腹

與元氣不同居也麤氣是喘息之氣也夫元氣雖至少而難散非有麤之出入也且呼吸猶不欲自聞况咽有聲乎夫入氣麤則傷肺肺五臟之華葢氣下先至肺也凡服元氣不隨麤氣而出入則無有待氣生死之時也既鼓咽外氣入於元氣臓中所以返傷於人也夫人用力者皆用衆氣也謂衆物之氣飲食之品也且衆氣只能舉重致遠運體而已存之不能益人之壽去之不能使人短折何必禁閉也且用氣之術即麤氣也可以移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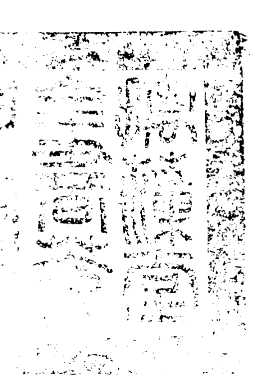
岳決河海制虎豹縛賊盜故知衆氣不及麤氣麤氣可去之元氣不可令出也夫保氣者元氣也非衆麤二氣若服元氣蒱藏則麤氣自除即自以麤氣運動不必須衆氣也夫休絶者患其穀氣薰蒸五臟是以絶之今既修氣術則穀氣自除縱一日九飡食亦不能成患終歳不食亦不能羸困則知氣之道遠矣哉夫導引不在於立名象物粉繪表形著圖但無名狀也或伸屈或俯仰或行臥或倚立或躑躅或徐步或吟或息皆導引也不必

每晨為之但覺身有不理則行之皆當閉氣閉氣即其氣衝以通也亦不待立息數待氣似極則先以鼻少引入然後口出吐也縁氣閉既久則衝喉若不更引而便以口吐則氣麤而傷肺矣如此但疾愈則已不可使身汗有汗則受風以揺動故也凡人導引骨節有聲如大引則聲大小引則聲小則筋緩氣通也夫導引療未患之疾通不和之氣動之則百關氣暢閉之則三官血凝實養生之大律袪疾之玄術矣





抱朴子內篇卷四



總校官進士臣胡　榮

校對官庶吉士臣戴聯奎

謄錄監生臣蔣維暨